



在小说中寻找自我

□赵 凯

足的地方。比如《红楼梦》的开头和《日瓦戈医生》的结尾。纯文学严肃品质的坚守,恰恰在于那些不太好读的地方。贾宝玉和姐妹们厮守的欢乐好看,父亲管教他的内容不好看,但这里亦是主人公表现出反叛精神的关键点。日瓦戈医生那冗长的大段心理描写和朋友们的的高谈阔论,还有结尾那么多的诗歌附录,没有他和拉拉的情感纠葛好看,却最能体现主人公的精神思想。

曹雪芹和帕斯捷尔纳克,都是自身所处时代的失意者,得意者写不出这样的小说。如果曹雪芹在仕途上前程似锦,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在仕途上如鱼得水,他们的才华一定会化作锦上添花的颂歌。作家在小说中雕塑自我,曹雪芹一腔心血呕溅在残稿上,帕斯捷尔纳克则书成而因之毙命。鸿篇巨制,是作家搏命换来的。想成大家、写大作的后生之輩,有没有这种勇气?

贾宝玉不喜欢功名利禄,因为他就沉溺在锦衣玉食中,身在福中不知福,是局内人;局外人贾雨村绝对不会反对功名富贵。所以,贾宝玉有意无意中承担了、成就了反叛封建礼教的典型角色。日瓦戈医生是知识分子,想追求社会进步,又不喜欢暴力革命,不喜欢社会巨变动荡。革命成功之初,他赞美“这是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然而当革命形势没有按照他的温和愿望走向,一时的热血就降温,变得长期冷却,直至凝冰。贾宝玉和日瓦戈,这两位主人公,虽然身处东、西方不同世界,但有一致性,与时代权势都非暴力不合作。虽然后来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说,但清朝确曾把《红楼梦》归入查禁之列,《日瓦戈医生》更是不能出版。

贾宝玉和林黛玉、日瓦戈和拉拉,爱情故事成为小说主线。从神话传说到民间故事,到文人创作,一脉贯穿,亚当夏娃、伏羲女娲、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霸王别姬,英雄难过美人关,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老掉牙的类型,但却有常讲常新的魔力,这是人性使然。当今大行其道的网络文学,故事主体写爱情仍然是第一选择,一本平平常常的《山楂树之恋》,还能搅动起一波追捧热潮。爱情乃艺术正确的最大公约数,谁不喜欢写爱情,就相当于反对艺术。林黛玉和拉拉,虽然都有各自的女性主义形象意蕴,但在这两部小说中,皆位于男主人公形象的社会政治学意义。所以,在此要特别申明,我不赞成《日瓦戈医生》的结构是以爱情为主线的说法,日瓦戈

医生的人生命运,才是真正的叙事主线。

《红楼梦》的艺术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号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而《日瓦戈医生》,不是俄苏文学的集大成,在这一点上,两部书不可同日而语,文学地位不等同。我猜测,西方知道《红楼梦》的人,不如中国知道《日瓦戈医生》的人多。还有一个现象,在网络上一起输入这两个书名,跳出来的都是关于《日瓦戈医生》的页面。

写作者读《红楼梦》与《日瓦戈医生》,最重要的是思考自己如何写。毋庸讳言,大多数作家,一生总在写能够顺利发表的、日常生活里中规中矩、缺少独立思考的主人公。我本人,是越清醒,越陷入迷惘。因为身体原因,从青春期中年到,我一直封闭在乡村家里,生活经验欠缺,我的理解大多来自书本,我的空想理念大于切肤体验。我清楚自己的弱点,却没有办法弥补。这种痛苦,在我心里磨砺侵蚀。日常生活写不好,文学名著写不了。作家和笔下主人公是一体的,血肉相连,作家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写出什么样的人。文学是入学,小说是写人的。其他所有文学构成元素,语言、技巧、结构等等,都是第一主人公确立之下的事,主人公代表了小说的高低成败。小说的成就,在作家选择好主人公那一刻,就定型了。如果曹雪芹选择贾政做主人公,帕斯捷尔纳克选择日瓦戈的弟弟做主人公,那么起点就是平庸。在当代,如果有志于追求立得住的经典,参考借鉴《红楼梦》与《日瓦戈医生》的名著成因,答案是从作家寻找属于自己的、能够代表社会时代精神的主人公开始。当抓准了那个正确的经典性角色,作家就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曹雪芹和帕斯捷尔纳克,贾宝玉和日瓦戈,这现实和艺术中的四个人,都是在时代洪流的裹挟冲撞中,不肯转头向随波逐流,甘愿做清醒的旁观者,都有消极的反抗精神,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武功英雄。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我想:日瓦戈也是水做的,水滴石穿,上善若水。曹雪芹和帕斯捷尔纳克,终其一生,都只用心于一部大书,如果曹雪芹像我们这样有渴求发表的焦躁,那么,他的才华与心血,就会稀释在一个又一个散乱的小作品里,伟大的文豪就被拆解了。读过了,品过了,名著是过去,我们在当下,它是它,我们还是我们。在小说的读与写之中,我们被雕琢成了各自的样子。为小说煎熬,在某种意义上我憎恨小说,就像我热爱小说。



□范墩子

在暗处发光

阅读一本书时,我下意识地期待一段相遇,一番对话交流,一次情感参与,或宁静或澎湃的思绪波动,对我来说,阅读时感性永远大于理性,不会条理分明地剖析,无法用理论解析文字。谈论阅读过的书,更多的是直观感受,像谈论与某个朋友的相识。对《红楼梦》和《日瓦戈医生》也只能谈一点浅显的阅读感受。

作为文学经典,个人认为,《红楼梦》和《日瓦戈医生》有着共通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它们在岁月里留下来,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这两部作品都书写了真正活着的人,触及了真正活着的状态。《红楼梦》和《日瓦戈医生》描写了这样一些人,他们都有成为人的理想,他们的生命永远是张开的,寻找真正的爱,真正的悲伤,永无倦意地走进生命深处,拼尽全力想成为真正的人,这是人类最活泼的生命力,最大的勇气。这两部作品都叙写了动人的爱情,这两份爱情都是超于俗世之外的,《红楼梦》的动人之处在于懂得,《日瓦戈医生》则在于努力成全。在我看来,这两份爱情都是隐喻,有某种形而上学的意义,赋予人世以灵性,属于生命力,属于人性。这样的文字是活着的,我痴迷于活着的文字里那些还活着的生命,奢望自己的文字叙述这样的灵魂。

个人认为,有生命的文字总带着属于自己的气息,我相信这种气息由作者的灵性和作品灵魂决定,最终以语言的形式呈现,氤氲成一种独特的氛围。毫无疑问,《红楼梦》和《日瓦戈医生》成功营造了一种气息,阅读之时,这气息丝丝缕缕地蒸腾、蔓延,将我们拉进属于它的世界,方式又温柔又骄傲。阅读过这样的文字,我会闭上眼睛,清晰地感受那种味道,就像我想起儿时那个麦子扬花的季节。

最后提一下两部作品中我极喜爱的两个人物,贾宝玉和尤利·安得利耶维奇·日瓦戈,在我看来,这两个人物有相同的特质,都在强大的喧嚣中极力保住生命最原初的东西,他们以弱者的面目出现,面对世界时是无力的,甚至是无措的,却敢于立在世界对面,保持一份“格格不入”——贾宝玉背对功利面对生命与美好,日瓦戈在战乱里对生灵敬畏与爱——不管怎样退守,手里呵护的那点火从未灭掉,用俗气的话来说,他们是敢于对抗整个时代的人。他们其实有着极强大的心灵,这种心灵难以被察觉,但始终在暗处发着光,令人动容,因为这点光,我认为这两个人物是强者。

这两部作品带着人类永恒性的东西,我想,带着这种东西的文字一定是闪烁着光芒的,会被珍视,亦会被留下。

『苦痛使我与你同在』

□王晓冰



钱穆先生说过一句话:“不是先有伟大的作品,才有伟大的作家;而是先有伟大的作家,才有伟大的作品。”在星光灿烂的文学天空中,帕斯捷尔纳克无疑是闪耀着璀璨夺目光芒的一颗。这不仅因为他写出了长篇巨著《日瓦戈医生》,也不仅因为他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展现出了对革命、战争、人性的清醒思考以及对个人与民族命运关系的深刻理解,当然还有他难能可贵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个体尊严”意识。

《日瓦戈医生》将20世纪上半叶俄国重大历史事件涵盖于内,包括莫斯科工人起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国内革命战争等。亲历二战前、二战中、二战后的帕斯捷尔纳克将自己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用客观、锐利的眼光审视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一切。这些思考最终成为帕斯捷尔纳克将日瓦戈的苦难与命运紧紧地置身于俄罗斯民族的苦难与命运之中的前提与基础。

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每个人物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个性以及价值观,但他们的命运都始终与国家 and 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与同时代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息息相关。这不仅使《日瓦戈医生》充满史诗感和厚重感,也是它非凡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所在。

多灾多难、历尽沧桑的日瓦戈一生经历了战争、革命、迁移、重逢,与妻儿失散、与拉拉永别,最终在一个闷热的早晨心脏病发作,猝死在走走停停、挤满了人的电车上。拉拉则被关入集中营,永远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日瓦戈医生》诞生的本能、爱的本能、死亡的本能与美妙的爱情、美好的自然、美丽的诗意交融在一起,把人性的光芒与人物悲惨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把天堂与地狱、圣洁与黑暗交汇在一起,巨大

的反差和反衬使得对苦难的书写更加沉重也更加令人心潮起伏。

我们不禁想到,当一批甚至一大批像日瓦戈这样正直善良有信仰有尊严有才华的知识分子饱受厄运与苦难时,这注定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乃至世界的悲剧。

日瓦戈也曾一次次绝处逢生,也曾一次次意外重逢,也曾用信仰、爱情、勇气,以及对自然、艺术、诗歌的热爱与多变的命运抗争,但在国家动荡、正与邪、是与非标准模糊甚至黑白颠倒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根本无法被自己所左右,必定与历史的震荡和时代的变迁密不可分。社会的动乱、政治的压力、事业的无助、亲人的离散、朋友的疏离、生死的直面共同挤压出了男女主人公的命运曲线。

究竟是谁造成了主人公的苦难,摧残了他们的生活与爱情?是充满战争与疯狂、压制个性追求与个性自由的社会吗?那又是什么造成了战争与疯狂?帕斯捷尔纳克给出了令人颤抖的答案:是人性的冷酷与贪婪,“是禽兽的规律”,因为“人比狼更凶残”。我们又不禁要问,人类终将被智慧与良知所拯救,还是终将被自己的冷酷与贪婪所毁灭?在世界被拯救或是被毁灭的裂变过程中,在被拯救还是被毁灭的亘古追问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小说尾声日瓦戈的诗稿里写着:“苦痛使我与你同在/宛如幼芽与母本不可分开……”我想,这不仅日瓦戈写给爱人拉拉的,更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给他无比热爱却又苦难深重的祖国的。

本期话题:

中西经典比较性阅读

饱满的情感与沉浑的时代

□赵仁庆

以我多年来对中外长篇小说阅读的综合理解与认识,我觉得除了经典化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风格的个性确立之外,重量级、经典性长篇小说必不可少的还要具有另外两个明显的艺术特征:

要有丰沛饱满的情感力量的汇聚,或打动我们,或“冲撞”我们。我们读《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丰乳肥臀》《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读《日瓦戈医生》《复活》《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幽灵之家》等等,会从中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一个“不宜之秘”:它们都是通过人物和故事的穿梭、交织,通过时间和空间的绵延、跨越,通过矛盾和冲突的起伏、反复,而汇聚起了巨大的磅礴的情感力量、物理上的“势能”,或扑面而来,或兜头而下,或排山倒海,或清泉细流,或轰轰隆隆,或润物无声。其结果经常是:不是把我们的心头淋湿,就是把我们浇成个“落汤鸡”,或者是干脆把我们抛进、投进那既温暖又冰冷的、既滚烫又阴凉的七情六欲的湖泊、江河、汪洋之中。

像《红楼梦》里的宝哥哥,爱花草,爱珠玉,爱人,爱物,天地之间的生灵无不为他所爱。他是一个浑身上下充满了爱的人,就有了人之为人的“带入感”——我们会非常关注:他到底爱谁?又是如何爱的,如何行动的?是如何言语的,如何思想的?结局如何?相对来说,如果宝哥哥不是这样的懂得爱、善于爱、敢于爱,如果是冷血的、冷酷的、冷漠的、冷冰冰的、干巴巴的,我就不相信,这个人物形象能打动我,能让读者与之共同感受、面对、比较他言行举止的善意、情思和爱情。

《红楼梦》写繁花似锦的大欢乐,写家道衰落的大悲痛,写“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写“一场虚空的,可有可无的,又爱又恨的梦境”,都无时无刻不是在丰沛饱满的情感力量的集中的汇流之际,做着“冲刺”

“冲刷”“冲击”的举动。我们在感受奢靡、梦幻、丰厚的温香软玉的同时,也体味到破碎、虚无、乏力、虚妄、空洞等人生的切肤之痛、“不可承受”。

在日瓦戈医生与拉拉充满人性光芒的二人世界里,洋溢着爱的热能和动力。这个二人世界里有甜蜜的爱情,温馨的生活,宁静的心田,可以正视生命和死亡,可以仰慕天才,可以袒露情怀。然而,他们之间的爱情所生发出的总的热能和总的动力,并不能抵挡大时代的风雨雷电,没有办法使他们获得克服厄运、超越自我的力量。这个现实,实在是太残忍了,令人心碎。

与爱情相伴的是友情。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日瓦戈医生的两个朋友,在经历了革命和战争的洪流后幸存下来,相聚在一起,共同缅怀日瓦戈医生。而他们脚下的伟大光荣的莫斯科城,将和日瓦戈医生的传说长存不朽——

已经变老的两位朋友坐在窗前还是觉得,心灵的这种自由来到了。正是在这晚上,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想到这神圣的城市和整个地球,想到没有活到今晚的这个故事的参加者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心中便感到一种幸福而温柔的平静,而这种平静正把幸福的无声的音乐撒向周围。而他们手中的这本书仿佛知道这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的感觉。

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要有苍雄沉浑的时代背景作依托,在比衬、映照、互动的过程中,具象化,影像化。我不能想象没有“民族”“家国”“山河草木”“大时代”“大疼痛”“大隐忧”“大变革”作为背景舞台的爱恨情仇、慷慨风流的巨制鸿篇,是何以积聚巨大的情感力量,何以积蓄雄重深沉的叙事气魄,何以形成史诗化的文本格局。



《红楼梦》当然是有“家国情怀”的。那就是“一个王朝的背影”,就是一曲由生向死、由繁盛走向幻灭的哀歌。

《日瓦戈医生》当然同样如此。小说描写了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建设。日瓦戈医生在他不到40年的短短人生中经历了几乎所有的这些复杂、困厄、动荡、苦痛。以日瓦戈医生为代表的代知识分子在苦难里耗尽了青春——他们承载着苦涩的爱情,他们的理想和志向无从实现,他们与生俱来的美好心灵在民族忧患的年代里毁灭殆尽。

帕斯捷尔纳克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就说:“我想在其中提供出最近45年间俄罗斯的历史映像……”作品将表达对于艺术、对于福音书、对于在历史之中的人的生活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看法。“现在看来,这就是一个大作家的自觉和先见。

一个大作家,不论是曹雪芹还是帕斯捷尔纳克,都是有着这种深植这个时代,背靠这个时代,并站在“高岗”上“极目四望”的宽广视野和雄心壮志。然后,或者是选用外科手术刀,或者是选用高分子显微镜,在这个或许是并不理想、并不美好的时代的背景之下,“动手动脑”,“不依不饶”,为理想而歌咏,为美好而赞叹。脱离、疏远了这个时代背景,在无所谓担当和责任意识之下生产出来的长篇小说,一定是缺乏思想重量和认知深度的。